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十八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吕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守祕書丞武騎尉晁補之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它吏事竊嘗深惟天下之故以謂王

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為天下宰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雜然並至欲一一以覈則堂上之言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況天下之至遠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劾於前將無時而安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厭天下之爭高為度而責不及遠為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不可復

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人敝之一言曰不勝其弊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髙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識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

喟然致志盖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也重而斬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鈌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怠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搆於邊

亡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窘私罄而流離死亡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䘏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

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於兹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摇之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怫天下之心舉賢而民悦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下寛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治而補之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

於公議者又皆已遠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楯毀譽陵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為國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無異忠而所謂良

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為善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為消長盛衰此何為者哉人何可以畢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内彊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盖齟齬之情而胎

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葢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詘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不同者俛焉抵其巇而入之則凡今之為同異者曾何足道葢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為智者道難為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

夜思念欲為天子開坦塗而亡羣疑薰太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拔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為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深阻者忌與辯敏則淺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忮至其它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

明達辯敏辭技又為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深阻淺蹇椎拙者竝皁而同驅彼其矯已以為人所為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已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為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為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

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綏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為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

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為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已自暴不可復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由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内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為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

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立政其寛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昔曹叅為相用吏必擇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細過專掩匿葢覆而子窋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聽也叅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叅務揉馴其麤武崛彊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為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寖以陵替葢先峻以法繩

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為之治體不苟出於此然非棄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時不知與曹叅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至於賞罰亦何足為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助而後均調其叅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蠹之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施於亡窮

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公勤勞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天下必有能爲相公以身辦之者而相公之所宜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葢亦嘗視其曲無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恵而又職事在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叙立以望天子之光明

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闕門之外而輕犯出位之誚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之所先者以代匱伏惟相公垂惠裁擇幸甚狂瞽干冒鈇重死罪死罪不宣補之惶恐再拜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公之用人

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近取不避貴遠取不問賤天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昔者或未之識也昔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膚智神武不殺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眞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乂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遑

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思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為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

而忠厚之俗離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田壞於鞅而天下方困于兼幷肉刑變於文而彊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亾而兩京之學衰更為曆無不貴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敎旣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為彍騎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幷租庸調之法變而為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

五季王政不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葢又百年有餘矣天下之民引頸啓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為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贍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為未也則建學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昔之所鈌今或有之非以為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亦以

是深信而無疑萬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昔帝王之臣非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為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為惑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溟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樸樕樲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

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雖然豈敢為囊中之頴耶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孟子曰人不可無耻某之懷耻有道之世久矣而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為憂則某之耻有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輙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紱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為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叙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德

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産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棄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為賢而為荀卿韓非峩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閎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為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為淳于髠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

為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為荆軻聶政盎先王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説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确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

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鬬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蓋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閤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

風而交馳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横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為望而化者非閤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頴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竒閤下亦既知之矣閤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流望寇蓋於後塵者使閤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

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為吳人慶而次為天下有望於閤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閤下之前獨幸閤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葢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補之雖不能亦閤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輙敢進其説以累執事者伏

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閤下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閤下容察之某少鰥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遂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為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為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閤

下書閣下葢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為說約而執中者為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為文豪重敢決旁肆横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睽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怳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

晝晦揺川震谷蹶木發屋忌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項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閤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閤下所之為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鬬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閤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閤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耶則方王

公大人高門埀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揺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袒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閭下察其之獨何為哉夫冠緌佩緺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為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

青雲之士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馬何則葢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學既不為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於閤下之門不識閤下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雞肋集卷五十一

雞肋集卷五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縢都俞唱和於其上而海内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其下方是時也

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漁衰老之人負擔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見之効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間挾竒策以干時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於世

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獲知於斯時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爲賢然而天下亦以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爲此者將以趨時弊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爲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爲仕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爲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爲隱亦非固爲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

隱而不失爲高三代而降世爲事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爲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蠭起奔走自効不待招來益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

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敎焉繼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

有用於今也要以為不自棄而已不識閤下以為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

及第謝蘇公書

袛荷寵光出於己分既愧且懼不敢為榮昔齊主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徙豪傑或意其太横主父

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日莫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謂士窮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雖窮不爲葢補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在門下二年所聞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嫁日逼少業慵惰不能作業念無以奉朝夕東書薄游爲茍且之圖分外得之粗飽爲幸夫畫虎類狗既非本心而轉衣爲裳則所不能

昔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夫豈得已補之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拳拳之心言不能數惟閤下裁擇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

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孰視出胯下

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葢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於己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

汲黯爲直不爲忮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敎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答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并示長書甚善欣懌無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聲問過情伏西野來滋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廼益知今足下書詞不以是爲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爲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爲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略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赧足下固有惑志昔杜温夫亦嘗引孔子

爲說柢栁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元逡巡不敢荅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溫夫茫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竒大猶不敢以是荅溫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兾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順乎非者具在歸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視漢以來守一經士有所師傳本末不變者

庶幾爲近平居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說許行盡棄其學而學焉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秪欲爲陶淵明忘懐屏事出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之誨人接物以欺已而無耻害足下切磋之意哉然始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既見足下色溫而意誠知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爲時文取科第常情自喜以謂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下亦彊學無墮補之老矣尚復覩吾里有足下能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禄

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之補之再拜

答常瓌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趨絶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黄而澤以欺暗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知雖困不改故相得於形

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曠數十百年而逢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悅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爲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輒以語之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蓋鮮足下識高妙所擇於道者正爲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溫蓋思而不貳近小雅之流也甚

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何當一晤無任鄉往補之再拜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别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

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豳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

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輿其末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擿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龔芮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

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廼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為至論壯與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

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苟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輿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苟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苟息何足議哉雖然苟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輿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

抑貳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苟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抹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苟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苟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苟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必狐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

餘非面不盡補之再拜

答劉壯輿書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曾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没後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

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摭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為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浚避以言來詬又離為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闒懫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

廬載百族與竝游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再荅劉壯輿書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深遠趣守堅定不爲利回藹然仁義者之詞也荅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儒束於教者齊楚矛楯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日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者下床履地即有之思而

求去為道日益此其基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之侈矣道之為物間不可識竢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氷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袍義懷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候吏論先君之

好學隱德類矣末復引郃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孫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為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淺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冀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與曾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

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魂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殁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閒言善與人交外寛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

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涸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慍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郤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慍之惑已

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嗜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郃比疾病臥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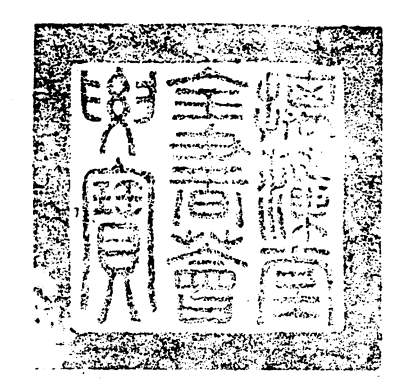
厚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雞肋集卷五十二

謹案卷五十一第十一頁後五行南溟之鵬刊本溟訛冥據莊子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夫冠雞佩豭之由刊本豭訛瑕據家語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思附青雲之士者刊本士訛志據史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劉鳳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五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表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臣十月二十二日至開封府界准都進奏院送到敕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承命非據跛蹐以慙恭惟陛下膺圖之初上奉天心中

考古道旁詢國論下酌民言其本在於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其極蓋欲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者大明至公示以好惡故陟降始序畏慕立行則越百工庶位一事之靡苟非其人安得在此而臣才薄名晦方時起廢皆國之良顧臣何人流落之餘亦誤收録碎首糜軀無以報稱伏念臣頃當先朝初政之際已預諸生三館之遊今所除官亦臣舊職況千載一時人思自効雖臣器小用近猶知欣喜激昂不㢟僭瀆妄有辭避第昨坐譴斥無

它指名秪緣非才竊處清貫加以素寡學問憂虞積年凌雜米鹽益加荒陋豈可復爾濫跡書林不懷梁鵜濡翼之羞以重澤麋蒙皮之誚又臣飄零寒窶私計百為實難罷勉遽處京局伏望聖慈俯察螻蟻悃欵之情特寢成命且令臣赴河南府新任或賜別除京東沿流一合入差遣誓殫駑蹇仰荅生成見迤邐赴闕聽候指揮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臣今月十八日准閤門告報奉敕除臣尚書禮部員外郎充哲宗皇帝實錄檢討官聞命踧踖不知所裁恭以先朝大典千載之傳豈臣淺陋可備纂述伏望聖慈特錫寢罷所有敕命臣未敢祗受

足疾乞外任狀

右臣被蒙器使兩更郎曹未有秋毫可圖報稱而臣舊苦脚氣春夏加劇深懼職事或致曠闕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一外任合入差遣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四月四日准閤門告報奉敕除臣神宗皇帝國史編修官選掄誤及跼蹐難勝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光映百王將欲發揮潤色傳諸千載必得名儒碩學參備討論而臣才識卑冗詞技淺薄使預筆削誠非所宜兼臣先以疾病奏乞外任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成命除臣一外任差遣

再辭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昨奏乞寢罷國史編修官除一外任差遣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位卑人微不敢於浹日之間屢瀆天聽黽勉就職載惟神宗皇帝稽古制作跨唐軼漢形容鉅美史臣司之如臣自視恐殫竭不足以塞責昔倪寬有言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況今陛下竝建羣才可試者衆臣誠何人敢獨昧冒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撿會前奏施行臣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先於三月中以疾奏乞外任繼蒙聖恩自實錄檢討官除國史編修官臣聞命踧踖不遑寧處旣具奏乞賜寢罷成命撿會前奏施行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懼久稽敕命黽勉就職然夙夜恐懼終不敢安遂再曾具奏亦是乞賜撿會前奏除一外任差遣未蒙指揮恭以神宗皇帝國史紬繹歲久未奏成書聖謨王制天高海濶方茲分命諸儒叅稽全美豈可以臣

淺知猥預其間加有負薪之憂犬馬力殫躊躇難彊若臣不揣分量苟貪榮選兼累信史辜奉明恩則異時雖填委溝壑何以塞責伏望聖慈矜閔臣下才無堪早賜撿會累奏除一外任差遣臣不勝隕越待命激切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奏舉趙元緒狀

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槩在仁宗朝與韓琦曾公亮歐陽脩

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非所以為
重乞立為皇子後預顧命定策立英宗嗣大寶功施社
稷同時勲臣之子皆蒙次第褒擢多已通顯而槩之嗣
子獨沈常調簪組之傳不絶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
自立吏事足稱勘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
京東轉運副使呂溫卿皆嘗論槩之功薦元緒之才可
備任使未蒙施行臣竊覩神宗在東宫荅槩書云首定
大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蒙顯休方當與國而長懋槩

之有勲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歳時闕人照管伏望聖慈檢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録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求舊念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為忠孝者

太學博士正録薦布衣陳師道狀

竊以朝廷患庠序不本於教而糾禁是先學者不根於古而浮剽是競故選置舊學削去苛規為之表儀使有趣向所以助成風化實緊得人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

年三十五孝弟忠信聞於鄉閭學知聖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風懷其所能深恥自售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隨親京師身給勞事蛙生其釜愠不見色方朝廷振起滯才風勸多士謂如師道一介亦當褒采不遺伏覩太學録五員係差學生見今有闕師道雖不在學籍而經行詞藝宜充此選某等職預考察不敢蔽而不陳伏乞選差師道充太學録儻不任職某等同其罪罰謹具申國子監乞騰申禮部施行

雞肋集卷五十三

雞肋集卷五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欽承顧命嗣履寶圖謳歌有歸華夏均慶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挺生聖德夙有仁心問寢彰純孝之誠主鬯著克恭之美大明繼照至健體元邦之榮懷人所歸往不

顯亦世是開上帝之符無疆惟休咸曰吾君之大天地日月廓然泰清山川鬼神罔不順序鴻基滋固景命方綿凡在羣倫舉知慶蹈臣等恪居外部親覯重熙不獲恭詣闕庭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册嚴備禮位荅常尊宫闈之奉載虔海宇之歡普洽臣某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挺生聖哲夙著惠慈昊穹眷懷宗廟貽假輔文祖勤勞之理隆神孫保佑之功是稽

兩漢之舊章用對三朝之光命聖人孝治天下風行臣
聞成王持盈不敢忘文武之謨烈周姜思媚故能貽任
姒之齊徽聿收前功允屬盛際萬世永賴百祿是遒臣
伏限職事在外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后稱尊表

位著徽稱居天下母儀之貴禮嚴備物貽聖人子道之
成宮闈載祇海縣胥慶臣某中謝恭惟皇太后殿下懿恭
性得慈儉身先坤極正於內朝陰教行於四國用膺光

命允荅常尊漢典具修式虔長樂之養周詩足繼大顯
思齊之功臣伏限職事在外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妃牋

冊嚴異數位著徽名光舊典於古今溢歡心於內外中謝
恭惟皇太妃殿下令儀身率淑德性成輔佐先朝憂勤
內寢屬太明之繼體孝治增隆飭備禮於有司尊稱允
荅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尊祖徽名冊已光於備禮修臣常職享莫尚於多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珍載申守部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后進奉表

長樂稱尊冊已光於備禮庶工率職享莫尚於多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珍載申守郡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妃進奉牋

綸言誕告冊命顯加欽甚美之崇名慶已成之備禮官聯無遠獻享具來上件物山澤之珍蠶桑所入申提封之祇恪佐庭實之輝華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經謹周正歷推子朔景短窮而長至卦剝盡而復來慶始宮闈歡均海縣恭惟皇帝陛下中和致理仁孝承祧化本時行元統天而不息德方日起明出地以無疆觀雲道民物之康裔居待陰陽之定履端於始求福不回

臣親託本支生陶惠愛傾一心而猶藿祝萬壽以如山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衡端氣至候灰仰而鐵低表北景長知人和而歲美宮闈均祐寰宇交歡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智不居慈儉爲訓本文之聖大顯思齊之光致成之功竝膺既醉之福斟酌歲始天地節而四時成孳萌日新陰陽爭而諸生蕩有赫臨下無疆惟休臣身託宗藩恩均鞠育用率先於庶位敬傾祝於萬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律當乾九六氣資宣養之端陽潛地中七日知來復之候宫闈均慶民物同歡恭惟皇太后殿下德重母儀位隆坤極既助烈考本朝夕之憂勤用綏成王致神祇之安樂孳萌伊始福祿來綏臣親託衆多之支恩叨均一之養協輿情之善祝介眉壽之維祺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營室昏中招摇北建獻履綦而迎慶書雲物以知祥恭

惟皇太妃性稟惠和德崇恭儉雞鳴警戒之志美見於先朝凱風劬勞之心恩隆於嗣聖順迎陽旦茂擁殊休期仰贊於延洪惟輸殫於頌詠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易謹閉關葢待陰陽之定傳先書物以知天地之祥惟答宅尊與人同慶恭惟皇帝陛下剛柔體道動靜得時齋戒自修將神明其至德裁成與合用左右於斯民薰陶太和積累至治臣本支同體茅土分封擬續周詩申

百福而干祿敢忘漢禮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立表土中驗日躔之南至求端天事迎陽德之大來惟茂對時乃介景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參穹厚澤及飛潛生民本姜嫄之仁終配天者后稷思齊詠大任之美要成聖者文王九功可歌五韙咸備臣疏封盤石託體螽斯幸覩太平之期跨三五德願祝無疆之壽何千萬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后表

周歴授時氣必先於子朔漢儀賀至事亦謹於陽生履端不愆介福是荷恭惟皇太后德崇慈儉道配直方長樂稱尊大備安榮之養關雎本化永隆信厚之風與國同休溥天共祝臣恩叨均一身託藩維敢傾向日之誠願贊如山之壽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璧合珠連會三辰於初紀芸生茘挺兆萬物之華心宮

闈同歡民物胥賀恭惟皇太妃化行恭儉德合徽柔保佑帝躬恩已隆於色養講明國典禮何歉於常尊孳萌益新順履惟吉某親聯宗屬身託廕庥徒傾頌詠之誠願贊延鴻之福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璣衡窮次夏小正以首時玉帛會朝漢兩京之盛典恭惟皇帝陛下法天之道如日之升撫於五辰庶政所以咸理惠此中國萬方所以來同以初為常毋有不當臣

忝同氣之重託維城之安慶五百歲之符適逢兹旦上千萬年之壽敢廢舊儀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表

日回月周辰集諏訾之紀天清地肅風來東北之方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被世裁成其道故能應君子之大來嚮用其休將以錫庶民之保極順時滋養與物亨嘉臣親託本支恩分茅土悅九成之備奏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魯史書春事葢先於五始漢儀朝朔氣亦謹於三微恭惟皇太后殿下順體坤元慈隆母訓化行内外關雎爰始於興王神無怨恫思齊要本於成聖新陽肇布景福來符臣託宗藩之親均鞠子之愛願協輿情之頌倍膺眉壽之祥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玉燭成書慶新元於端月椒花入頌美舒景於青陽恭

惟皇太妃率性柔嘉宅身恭儉承上以禮光女德於書詩撫下有恩冠嬪儀於宮寢安榮所享積累而成某内愧孱蒙預叨休蔭願履三元之旦倍膺百順之祥

代北京留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臣某言伏以盛德在木正月始和聖人謹於履端天下從而觀治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扶世導民爰奪六龍乃大一統當五百之運有二十之功仁義極乎漸摩禮樂備於制作順孟陬之吉旦舉元會之上儀

放勳欽明授人時而不忒周王壽考維天命以無疆臣
某守籥畱都傾心法座眷言象魏莫陪百執事之趨自
幸華封常罄萬斯年之祝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建畢占中歷紀金行之始妊姜協聖禮嚴坤德之成率
土傾心後天申祝恭以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睿哲
生知昊穹所懷宗廟攸享配烈祖勤勞之禮隆嗣王保
佑之功盈成祗慎於薄冰豐美大蒙於潤澤式虔至養

允荅當尊誕惟考室之詳肇屈登禾之候謳謡歸美華夏舉同伏願太皇太后百順咸臻三靈共贊天高地厚扶不拔之洪基松茂竹苞資無疆之妙筭臣限拘鑰守阻預凫趍

齊州賀興龍節表

臣補之言臣聞必世而後仁故百樂興於已治宜民者受禄則五福本於能敷人神克寧雅頌斯作欽遇誕彌之吉仰期於穆之休臣補之誠驩誠抃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纘禹勤邦繼文配命濬明措國益在酌言道斯行而動斯和無非事者生不傷而厚不困所欲與之用能格精祲以降康交驩欣而養本大有天助豈徒河洛之效祥靈臺子來咸思父母之難老臣久塵册府方領郡章慶五百歲之期親逢縠旦祝千萬年之壽祇劇葵心瞻望闕廷臣無任仰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補之誠驩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臣伏以大呂應時氣協明昌之運至神出震歷符誕育之辰天人所歸遠邇胥慶恭惟皇帝陛下誠明天縱睿智日新嘉祉富民至仁浹物重華協帝增光六聖之功下武繼文丕視萬方之治謳歌所屬精祲儲休神電遶樞陶陰陽之粹美祥虹流渚孕造化之精英鼓舞太平揄揚善頌臣誤恩剖竹一意望雲雖漢殿捧觴莫預千官之列顧舜庭儀鳳第同萬壽之稱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謹進

齊州進興隆節銀絹表

臣伏以夢龍叶瑞元符神筴之歸望氣表祥凤契人心之慶幸遘寖昌之旦敢修飾喜之儀前件物人賴垂衣地思薦寶盡出盈餘之力用將頌詠之誠充預大庭足備梯航之富懇祈睿算永齊箕斗之明所有銀絹見寄本州軍資庫候有上供綱運附帶入京次謹先具附遞入進以聞干冒冕旒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

王事之修光貽夷夏天休所動玉出咸泰因月吉之視
朝肆禮成而均慶中謝臣聞物其有矣命不易哉蓋政尚
雖幽而畢通則類有不召而自至所以三騣作典猶懷
俘寶之慙四海告功方贊錫圭之異惟德之視從古以
然恭惟皇帝陛下若稽大猷顧諟明命繄有憑有翼而
罔墜故無聲無臭而來臨俾壽而昌皇已彰於眷佑則
篤其慶民亦念於用敷故滲洪恩以覃方域臣偶拘守
土阻覲盛儀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以四月一日日蝕避正殿減常饍者占辰弗集馳走逮於嗇夫肆宥惟時鞭扑空於司寇未即路朝之正猶推玉食之供凡在臣工莫遑寧處竊以日符天統當循黃道之常君體乾剛故謹正陽之畏惟聖人觀象以立戒欲王者因事而自修亦緣久動而必差乃有頻交而屢蝕中敘恭惟皇帝陛下中正履位清明在躬孝承七廟之安仁暨萬邦之往宮惟賢而士勸善

罰當罪而民禁非奉以無私要本容光而必照建其有極盍用勿憂而宜中固念兹而在兹寧弗畏而入畏緊寅恭可謂至矣則變異何從名之應以至誠居然純曜祥桑不拱方知太戊之興雊雉何為益見高宗之盛宜光臨於黼扆且時御於饔飧茂迎至和允荅羣望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徒傾葵藿之誠敢期回照未竭潢汙之滴尚或可羞矧變異之已消尤故常之當復中敘恭惟皇帝陛下法禹罪

已纖文小心惟五事之罔愆於三光而何累爰以朔旦自興重雲不用其行史前占於必蝕增修於德人莫覩其或虧和足致祥順宜獲助而猶謙尊自牧震虩靡寧雖天所以愛人君常欲制於未亂而王所以奉天道故當懼於無災然與其戒居處飲食之安孰若擴視聽猷爲之善豈惟過也見而更也仰是謂應以實而不以文南面宅尊達四聰於虞舜大庖日御綏五福於周成庶或聽畀終聞詔可

進罪言表

臣小官疎外名姓無聞竊比負暄上塵天鑒臣於熙寧中聞交趾犯順王師出討臣嘗憤悱忘鈇鉞之戮願效區區誤爲安南罪言一篇於時臣在畎畝又居父喪涘思愚賤且越禮制以干國事既成躊躇將進復止今師還累歲遠服來享而臣所欲言頃已草具畱之私室義不敢安譬夫鷦鷯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臣誠疲駑豈足及事其所誤文字謹繕寫成一冊以安南

罪言為目用黄羅帕封隨狀上進伏望聖慈特垂聽覽干冒冕旒臣無任惶懼屏營激切之至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進奏院遞到校定資治通鑑所牒伏蒙聖恩賜資治通鑑若干冊付臣者先朝稽古之意名臣敘事之才成書甚難來世所考故乏丹鉛之補預蒙緗帙之頒臣補之中謝伏以英宗皇帝睿哲生知憂勤遠慮欲觀歷世君臣張弛之跡以知千歲治亂得失之原濬詒耆儒特加撰

錄神宗皇帝孝思善繼聖學博通三臣竝封不特詩亡之歎五季更授厥惟麟止之終發於雲漢之章賜以龜鏡之目恭惟皇帝陛下論唐虞而圖治舉元愷而佐功興亡灼知屢省觀於乙夜忠佞大判爰警戒於在廷以嘗預於校讎故亦霑於賜予頒學官而伊始藏私室以至榮臣聞惟賜不常論報宜一圭瓚乃鬯車馬則槩雖臣狹識而淺聞妄意淺求而博考思事君許國之義奉以捐軀資愛民利物之方用而從政庶逃虛受之恥仰

咎非常之私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銀絹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銀絹者屬辭比事將為千載之傳抱槧懷鉛未有一毫之效寵先臨於使指恩已逮於匪頒中謝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受祿于天修身以道因心篤慶本王季之事兄彌性似先乃成王之為子稽哲宗之政理亶神考之規模雲漢在天丹青莫像是用飾玆典領共俾討論曾微草創之勤遽忝幣餘之

錫簡編充宇蠡測海以安能歲月累功簣成山而儻可誓殫綿力仰贊成書臣等無任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筆硯紙墨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筆硯紙墨者紬繹信書闢官曹而伊始詢謀故事給筆札以爲先枉異數之曲加撫寸長而安有（中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挺生聖質丕變人文維先朝廸哲之光有繼序遹求之美森然斷簡豈徒副在有司燦若列星乃可傳諸無極而臣等職

司典領叅備纂修甫窺東觀之藏遽忝上方之賜精毫良楮堅石豎煤食浮已愧於事先器利尤慙於匠拙遷固特稱乎良史葢以覈詳荀袁但謹於編年庶無疏牴誓當殫竭以荅寵私臣等無任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述修先訓攷次新書闢省閤之嚴深詔宰司之典領討論既重付畀尤慙敢圖比事之初遽忝上方之賜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孝思維則善教得民率時昭考之功維

十九年之記副在有司之事乃數千歲之傳以臣誤被
揀掄預聞紬繹彯煤吳石蔡楮蒙毫燦然四物之精出
自九重之祕未知報稱徒遽矜榮模青天白日之容固
無心巧輯斷簡遺編之美尚或力能誓殫見聞少補毫
末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伏以論先朝無競之功埀來世不刊之訓凡在官聯之
選固稱儒學之榮編摩未效於寸長筆札遽叨於異數

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懋昭大德對越在天稽神宗制作之隆倬爲令典當嗣聖纂承之始付畀成書詢求故事之餘均及上方之賜霜毫之潤溪石之堅墨以代鉛紙惟易槧顧裨諶之草創積日何功儻荀悅之編年它時有考粗期輸竭不愧寵私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鉛槧之功未聞於少補金繒之膴首逮於匪頒枉使指之光華拜君恩之隆渥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恭默當乎

思道愛敬隆於事親迹熙寧訪落之勤迄元豐顧命之

重憲章咸在謨述宜加甲敕有司參稽故實耆言蕞陋

預被遴掄既其論次之初均以幣餘之錫夫居其官則

思事懷其禄則赴功固雖狹識而淺聞妄意洊求而博

考粗祈薄效仰贊成書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預聞紬繹未有毫釐遽煩使指之臨首拜幣餘之錫被

蒙寵渥增愧矜榮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對天之休

以慈爲寳維先朝之政理在太史之冊書將欲爲無窮之傳故必著不刊之典咨求故實付畀有司眷言選掄猥在叢陋屬討論之始事均賚予以勸功攬制作之原浩如觀海積編摩之助儻或成山誓殫淺聞仰荅鴻造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棘薪永慕載臨生育之辰稟餼特加申用故常之錫光華白髪感激丹悰中謝本乏將明粗知忠孝蒙先臣之遺業遭累聖之致平遍履閨臺遂聞機政至仁獨運方興

不世之動末議數殫未有秋毫之補而適遇桑蓬之旦重叨庖廩之頒已懼素餐安知報禮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惠羣工體貌所加搢紳咸聳觀酒食之象君有施而心親誦股肱之歌臣無功而形渥誓當糜隕仰荅生成

齊州謝賜歷日表

臣補之言准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聖二年歷日一卷者臣聞迎日推策在昔黄帝之御邦以初爲常自

時周王之賦故臣叨守長職在承宣樂與吏民同遵詔令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修身以道求端于天璧合珠連煥三辰之順晷雲行雨施肇萬物之華心雖歲事之宜須本王功之最急璣衡潛運孰知聖治之日新銚鎒時修已覺豐年之氣應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河中府謝歴日表

臣補之言今月二十五日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伏蒙
聖恩賜臣崇寧元年歷日一卷者初郊上帝肇改新元
謹堯歷以迎推因夏時而誕布偶竊藩維之寄預蒙歲
首之頒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動
靜以道而大光先後於天而與合本諸修已雖聰明睿
智足以臨用此求端蓋風雨霜露無非教將以撫五辰
而熙績和三事以敘功臣職在牧民欣於奉令土牛將
磔猶歌二日之鑿冰玉燭可調願頌豐年之多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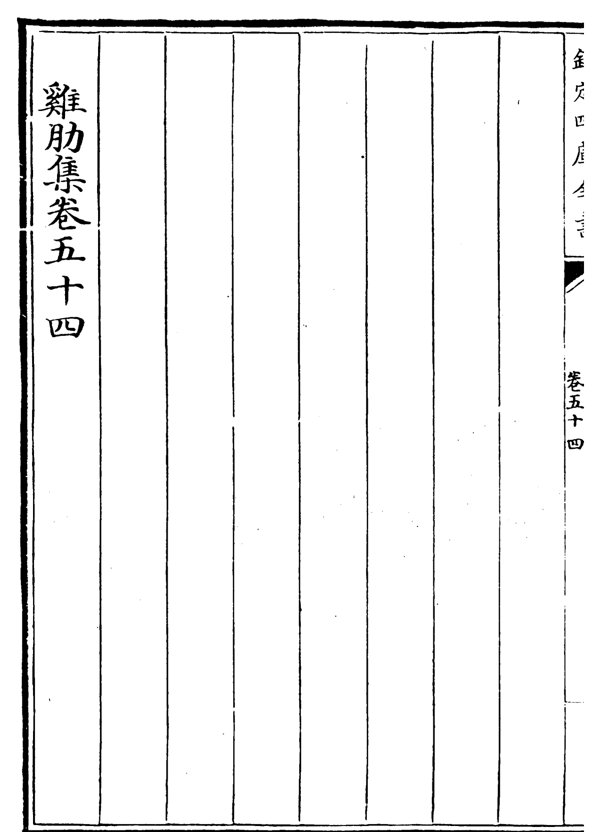
謝賜春衣表

臣補之等言句萌畢奮慶賜可行土牛久飾於送寒豳籥未歌於逆暑廼眷造庭之彦爰開在笥之良肆有等差均於霑被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政育物爲功卉皮自適於陰陽氄毨同和於天地既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織篚亂流豈惟加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帑帛之珍君賜足榮不嘆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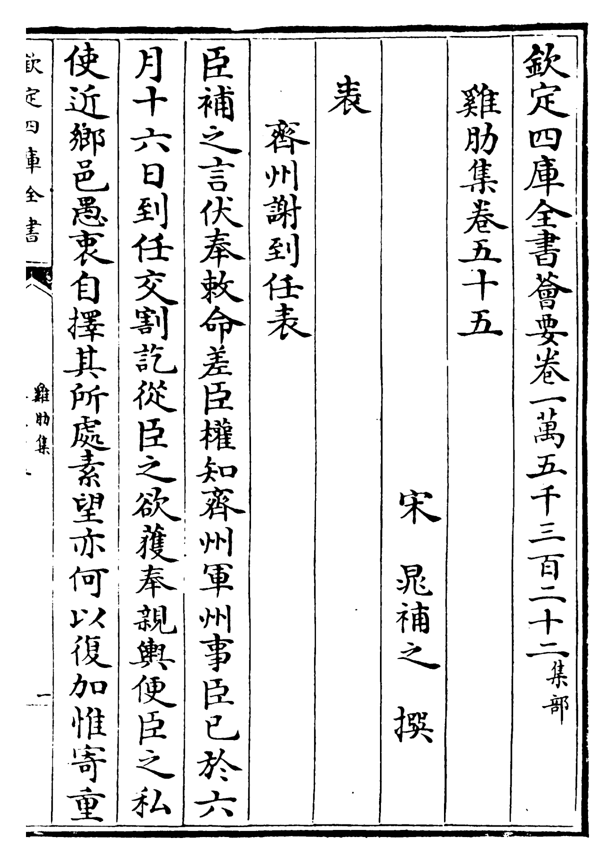
逃終虒之三誓各麇捐以圖報稱

代北京畱守謝春衣表

凉風退暑流火戒寒爰開在笥之良式厚兼衣之寵居然被服同此恩榮臣某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健體元大明燭隱室灰爲候載先栗冽之期帑帛用頒肆有等差之賚臣等均雨露重霄之施忘冰霜瀕朔之勞誓竭愚忠仰酬聖造



雞肋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二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表

齊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伏奉勅命差臣權知齊州軍州事臣已於六月十六日到任交割訖從臣之欲獲奉親輿便臣之私使近鄉邑愚吏自擇其所處素望亦何以復加惟寄重

而才微且人輕而恩渥循涯深靦隕涕難收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五世簪纓一介韋布涵濡禮義砥礪鑽頑先帝起經術之殘偶叨賜第陛下修館閣之舊首玷具員傅毛羽而使翔弛轡銜而要至獨行偏上不知所學之何施少與數奇祇有此心之自信丐廣陵之貳政在元祐之五年從簿書中以著作名雖此職名存而實廢然常情內重而外輕再陪英俊之游亦幸採收之及而臣拙謀滋爾貧寠仍之歷塵中祕之五資

坐守集仙之四庫未嘗任毫末事安得有膚寸勞於法既當為州還朝又已踰歲用復傾於肝膈至兩瀆於冕旒敢圖包荒重此得請假濟南之印紱近大野之墳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發天縱之多能為日新之盛德謂未有稟而不試蓋必將試而後知故茲愚踈亦在器使再念臣所領郡耕織甚饒人之愛生法令易擾雖潤達多智不無從筲之土風而平易近民亦有當時之政事臣願布宣上德利養下氓儻小假於歲時必粗殫于駑蹇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任知齊州爲揚州修過摘星樓事伏蒙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於三月二日到任上訖小己下僚昧於職守盛時公議特此貸全未使廢閒猶叨安便媿深汗溢感極涕橫臣補之中謝伏念臣家世凋零在朝廷者無幾人材闒茸所學問者又非猥

迫寒飢出營仕進本自安於常調固絶望於亨途庶幾孤愚不越分量而偶嬲臣之一薦濫文館若十年初無毫毛得被驅策徒累資任以致麾符臣自揣思久當顛沛加以祚薄多故罷小易盈不能恪居於其官遂使咎生於所忽幸仁聖矜其如此故过疎尚以幷容第觧郡章旋需禄食將毋之幸於臣已多徳大施隆身微命賤成遂莫悔啟處若驚恭惟皇帝陛下明目達聰與人為善畢修祖宗之舊政遍攬中外之英材建官惟賢宥過

無大雖憑生之螻蟻亦蒙頼於乾坤臣敢不謹畏自新忠誠內誓念洗心以償罪譴既負負無可言思發憤以赴功名又區區不足道報恩無所碎首為期

亳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知齊州縁舊公坐正月十日准敕降通判南京礙親回避九月三日准敕就差通判亳州于當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咎悔難追已更寒暑嫌疑自列敢憚道塗再服寛恩重增感涕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伏念臣粗知學問本之材能仕豈為貧懃居畀之亦分家雖積善傷餘慶之已微嘗念居不可以求安福孰先於無禍故六年遷徙甘常困於米鹽而羣從凋零祇自憐其形影未敢當江湖飛集之數何足掛朝廷論議之間每欽宥過無大之仁則思見危致命之義未試以事孰明此心諒與釜之已多試挈瓶之何有但知揣已皆是踰涯恭惟皇帝陛下惟時憲天常善救物稽先朝之美意與治古以同興謂蕩蕩民無能名佑啟我以

正故業業日致其孝繼序思不忘蓋欲得萬國之歡心足以斂五福而敷錫雖甚微鄙不終棄捐重念臣頃迫養親久從補外昨由公坐得譴止以佐官連書亦既累年實更三赦事雖自致情則無它庶省循苟免於人非或湔洗稍容於國是犬馬能報況服冠裾樗櫟無堪猶足燔燎終自知其死所不敢愛於身先瞻望闕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信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先奉敕落祕閣挍理添差監處州鹽酒稅尋丁母憂服闋奉敕添差監信州鹽酒稅已於閏九月十二日到任管句訖初免親喪再塵仕綴嘗干國典復以罪行夙涉江湖祇臨物局戴深仁而自幸俯餘息以知危臣補之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材觕下少不天而孤露長無類以僻違濫先朝經術之科玷陛下文館之選至於積累資仁黍冒麾符雖區區揣已分量之餘實碌碌同時流輩之後内則詢事考言而蔑秋毫之

獻外亦承流宣化而乏膚寸之聞豈惟有悔之莫追自
以無功而廳汰含容渥厚昧憒頽隳咸股往以得嫌旅
巢焚而誰咎神理交譴家禍併嬰弔影內慙捫心外慄
當滅亡於苫塊尚收録于簪裳又竊便安惟深感涕斯
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前烈澤浸萬方皇穹降康休應
屢至故簡佛率亦數在寬爲烏及魚不出天淵之內息
黥與劓尚容鑪錘之間臣敢不省己愆尤誓心忠義哀
荒未復懷色養以終天罪垢難湔報明恩而無日

河中府謝到任表

起廢來還荐吏郎選屬饜為請復假藩麾初見吏民敬宣條教明恩未報感涕徒揮伏念臣稟生拙蹇遭世隆盛知寡尤所以干禄非曰能之謂崇德在於安身終不近也薰心自艾補劓無期雨露不私句萌亦奮惟兩朝之聖政在太史之冊書首以非材忝於羣俊青天白日道至大而難摹黑髪丹心力不能而知止卒緣累愬因得便私粤自劇曹付之名闓差馬不勞於吉日乞漿更

值於豐年散族再收啼饑皆飽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斂五福以敷錫協萬邦於時雍重華如虞氏則既以用其中丕承如武王則亦不忘乎遠固特重監司守土之任蓋嘗視省官卿寺之除臣顧深體至懷粗推所學庶幾一日之必葺敢意三年而有成

湖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奉敕就差知湖州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訖始解蒲中即臨霅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名城

除授每優事功常歎愚衷内揆感涕交揮臣補之中謝伏念臣本以寒生起於下國藉勤少日既孤露以不天問學長年又僻違而無類未足稱王裴之遴奚取銓衡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悃誠已憂疾憊之莫勝更覺才殫之難彊恐隕越無以塞責故遵循冀於食功終賴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便安然臣自惟何人徼幸乃得若此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光前烈仁覆羣倫瑾瑜所貴於匿瑕管蒯可收而代

置故容罷使屢及下材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時當二千石共理之任有心許國蓋早脫於冗員無地輸忠但益修於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罪蒙一洗幸已難逢未忘兢惕之初遽有便安之請天不黠於平施物自慶於曲全論報無時捫心有靦中謝伏念臣積衰之系始冠而孤本以下才甘於常調而偶在選掄之末旋招譴咎之隨尚賴拙疎希當事任是以頃

先獲宥晚益附輕就付宫祠實養以官曹之佚優加廪給又卹其私室之空德厚不訾愧深罔措斯葢伏遇皇帝陛下躬舜大智法湯克寛董之用威子以馭幸故明詔飭其能改而申令許以復収臣敢不日夜以思妻孥相誓念方素飽歉乎於事實之能惟勵赤心遵懼以終始之戒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起廢恩優薄從裁抑包荒德大終畀便安以平時不敢

僭求而一旦曲從私欲捐生莫稱灑涕自驚臣補之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才嵬瑣生五十
一歲行身未免於悔尤仕二十四年責實固無於毫末流
離困劇秪緣梧鼠之技窮湔洗名還實遇飛龍之施普
愚不知於適變狂猶念於安常一昨罷還中銓當守遠
郡惟祠宮為之如餼廩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
之餘亦被生成之賜雖乏可依之田畮不違在望之松
楸荷天至私跼地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體成王之

為子本王季之事凡彌性似先因心篤愛持循舊法開示有容故臣所蒙於分猶過未濫先於犬馬終願馳驅亦嘗學於詩書敢忘忠義瞻望闕庭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泗州謝上表

久此投閒初叨遠郡偶縁乏使亟竊名邦被中旨以促裝不遑啟處荷上恩之起廢秖劇涕洟已見吏民恪宣恵澤中謝伏念臣幼知勤苦中幸採收門户積衰年齡浸

晚聖主履至尊之位下材起遠譴之中誠於曩時願效
毫末汗青載筆嘗寓直於瑣闈雞舌含香曾對敭於文
陛而臣自近疑悔初非棄捐覽輝絶望於赤霄食野愈
思於豐草四門方闢多士具來臣實何人首煩申令斯
蓋皇帝陛下盡循古道獨運乾剛服萬物不以威刑驅
一世躋之仁壽咨詢欲當則左右前後皆正人播告必
昭則風雨霜露無非教所以小有軫慮未累砥平振古
德心回昊穹之有赫普天和氣盪災祲以無餘方當大

酌民言益新邦命伏況瀕淮置郡除吏須材豈宜淪廢之餘遽誤遴求之及今歲事將入而川流漸平臣當更謹故防博稽長利不敢飾厨傳將迎以希譽庶幾審詔條施設以首公誓報更生之恩終捐九死之命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人物何堪久已安於罪貶事權良重晚復幸於甄收德厚察幽感深出涕中謝伏念臣學非知古才不逮人屬逢
上聖之有為偶以微勞而見録越從長縣擢冒觀風傳

以羽毛俾注心於寥廓弛其銜轡使寓目於坦平不知無庸彊欲有立海壖之遠夷貨所交豪商邀利於不貲編户取贏而自入公昌三尺歲失萬金臣嘗究知意謂可惜惟是拙謀之欲速且緣羣策之未安妄為更張不待報可人言交至聖慮獨私察其本無它情是以第使解秩划待罪之未幾已量能而稍遷委以邊儲責之充羨尚因狼戾之入廼徼樵爨之憂豈敢告勞粗期弛負間闕一職荏苒八期況當核實之朝尤慎酬庸之賞何

幸冗散不終棄捐既濫按刑猶兼視羅論心莫稱隕首為期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包荒日月燭隱記憐樗散之舊洗除瑕釁之餘欲衆人各致所能恐一夫不獲其願臣敢不循省前咎激昂後來庶乎無瘝曠之憂或者有補報之効

代朔漕蹇侍郎謝奬諭表

金節假使權之重勞苦何裨璽書旌吏治之微丁寧甚寵中謝伏以大河壯潰比道載騷土功劇荒度之憂輿梁

有病涉之歎睿謨潛運羣策並收親煩稽衆之明首旨
觀風之遐馳驅夙夜沿泝往來叅諸人意之同斷以臣
心之見謂夫轉害為利惟因事則不煩至於徙東就西
亦取道之良便泥塗盡墍郵傳一新曾微逋聘之嬉復
免鳩工之擾粗可塞責豈敢言功仰承温厚之辭申以
光華之錫知臣若是許國奈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
五辰以致績之凝體羣臣以要下之報蓋功必明試而
悦在見知凡茲班聯孰不動勸誓更殫於駑力期仰荅

於龍光

代朔漕李楚老謝奬諭表

十行詔札溫然敦勸之辭九府幣餘申以輝華之錫寵恩幷厚報稱無聞中謝臣頃以迂疎久從廢斥偶上蒙於記錄復擢貳於輸將及屬大河再驟故道舟車之役斷於一方井畝之空脩然千里天衷載軫旰食靡遑親選班聯就加視察以臣預領封部恭董役工王事之勞自宜盡瘁詔書之迫安得後時盡墾泥涂一新郵傳既免

民居之塾且微虜聘之囍在職當修亦臣常分庶幾逭責豈敢論功而詔使為言璽書加奬又頒内帑幷賚私家祇荷眷恩惟知跼蹐恭以皇帝陛下與人為善明目達聰欲羣臣咸飭爾能恐一夫不獲自盡靡愛慶賞以圖懋功誓竭馳驅仰酬覆燾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臨軒共政方祗適於多囍申命在公咸靖共於爾服欽承睿訓增激愚衷臣某中謝伏以大行皇帝稽古法堯克

勤纘禹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燕及於皇天道聿懷於多福而方虔植壁遽泣遺弓爰資訪落之謀載慎凫鷖之守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濬哲天開叶恭默思道之誠助焦勞求治之意申飭小大各安舊常臣某等敢不上體至懷下堅素守粗知奉法惟夙夜之不忘更誓投軀庶涓埃之自效

代朔漕蹇周輔除侍郎表

內閤邇聯擢陞未幾貳卿高秩掄選再加曾瀝懇之莫

遑第醜顏而罔措中謝伏以唐虞制作無曠庶官夏商纘修亦克用乂陛下龍飛天位虎變人文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則北斗唯喉舌於國則尚書乃樞機竝張六曹各領四部侍郎雖掌其貳左民又特其繁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小司徒之任凡井田徭賦之政與經費貨藏之方其職之所當奉行其屬之所從質正必得疏通知遠有為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殊恩横及瑣質如臣者乏博古之學非濟務之材蚤以孤

生丁乎盛際晚緣官使誤玷聖知察臣心雖頑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駑而能竭其力屢膺明試寖歴要津初微一介之先每煩三接之渥固已塵禁途之清切蒙使隰之光華伏況比覲威顔初叨臨遣令故防未復而新稟尚虚豈圖旁求更此濫舉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勳畢収羣倫與共庶績合羣籥以助圜丘之樂飾桑孤以黍武庫之兵越先衆人進躡榮級臣敢不祗服訓誥厎慎事功昧冒為憂輙忘其智有所

困糜捐是效自許以知無不為庶幾裒羸小補嘉會

代澶守韓太中授官表

配帝合宮爰遵舊典正名羣吏肇易新階悵盛禮之莫陪媿殊恩之坐及服膺祇訓改觀增輝中謝伏念臣生世甚寒起家尚幼綴鵷鴻之末跡近日月之清光初乏異能浸階膴仕備員兩省徒有盡規之誠假守四年不無去國之慼荷天衷之曲記知臣節之粗殫逮及禮成例沾官賞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對貺天地致孝祖宗昭明

不世之休功滲漉無窮之恵澤伏况録徳定位稽古建官將使人憂其事而不陵實中於聲而可考豈容哀陋首玷光榮恩上答於至仁唯自期於盡瘁

代劉中書謝加勲封表

祇帝合宫穆神休之如在施仁寓縣藹民氣以為春預陪冕黻之嚴均被勲封之錫中謝伏念臣自叅機政寖歴歳時任重為憂罷至是戒高明日運徒知聖徳之不遲忠樸慮殫滋愧王功之無補逮緫章之親祀肅犀皡之

具來玉馱未馳雨先驅而警道黃流既祼日純耀以排氛仰惟信順之所章此豈贊襄之可及已告成於鑾事肆大賚於寰中衍食爭封駢休沓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慈致治精祲格幽跡其始基固可效天而法地推諸極至自當咸五而登三澤無一物之不加惠始近臣而下逮未知報禮祗有捐軀

代劉中書謝加勲封表

宗祀明堂穆靈心之上應受釐宣室霈皇澤之下馳恩

始近班寵沾異數中謝伏念臣施為素短遭遇獨隆未有絲毫可裨政理徒識古人之大節奉以周旋常憂小器之易盈命而傴僂既託股肱之任屢承帷幄之言二聖同心萬邦作乂本中孚豚魚之化獲大有天人之符肆裸享於合宮肅錫鸞之在御蓋上德孝慈之至厚宜格於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惟其職及茲慶施首冒寵光食衍實封勳隆柱國莫遑辭避祗劇矜慙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法古寬仁躋時富壽聖有謨訓故吾君

常則而行神罔愆恫故斯人竝受其福使太平可以坐致亦羣臣實與有榮惟誓糜捐以圖報稱

代劉門下謝表

驟膺中旨改貳東臺任已重而不勝請徒堅而莫避感深榮寵愧極迂疎臣(中謝)伏念臣素乏賢勞叨塵柄用思一介之賤而得志若是顧歷年于茲而報國缺然是以進常内竭于見聞退亦不遑於夙夜借曰知爾則何以空懷盛旦之難逢安有為事而無功方愧中才之不足

已憂昧旦更裨進遷而況黄閣三司之崇侍郎左相之亞猥當謀大滋覺人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付物以能使臣有禮稽法上古無貳法於後王取士當今不借才於異代股肱所寄負乘為憂誓殫積日之勤終覩太平之美

代劉門下謝表

備員内史已預秉於政機改職東臺矧重增於事任非才第愧成命莫還中謝伏念臣猥以寸長寖叨大用幸聖

明圖國每容言聽而諫行庶法令便民復見家給而人足所以入侍禁闥出居私庭罄胷中之淺聞豈敢有愛思天下之大計懼不足為何期無功更被異數驟遷左省實貳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與治同政求天意欲勵臣節靡愛官榮詢國人言賢豈閒於皆可代大匠斲手終畏於得傷尚竭疲駑以祈報稱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壯而入官老則謝事禮典格言之具在人臣常分以當

然苟唯貪榮祇益招悔用瀝肺肝之懇上塵旒纊之嚴中謝伏念臣奮由諸生起自下國賴先朝之識拔初脫冗流荷陛下之奬知寖膺繁使按刑兩道將漕八期出領州麾入聯府寀徒坐縻於饟廩曽蔑著於涓埃蓋嘗遝貳計廷進躋諫省間因便殿數侍清光不以此時少有裨補至於晚境寧可激昂一昨蒙名近藩備員大匠當陛下董正治官之日實羣公黽俛從事之時而臣年齡向衰筋力愈憊既囏拜俛莫奉朝趨輙求便私偶幸得

請陪京地近留司務閒雖眷戀於明恩終愧慙於尸寵安有鐘鳴而不息庶幾鳥倦而知還恭惟皇帝陛下乾坤幷容日月兼照顧賜骸骨許歸里閭亦使追隨垂白之民游泳太清之化則甚微蒲柳猶私潤澤之功而已晚桑榆尚託舒長之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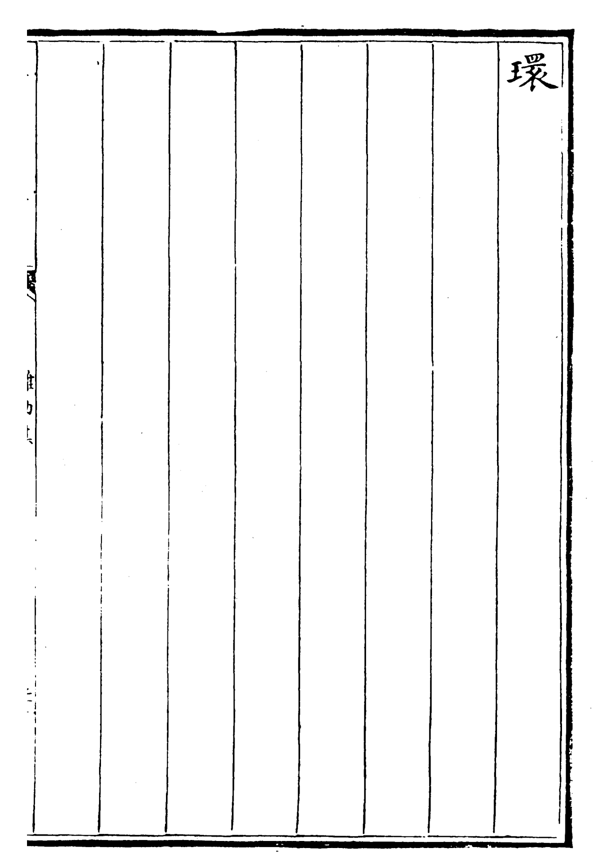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致主之心已淪幽壤飾終之錫更躐舊章兆協卜之以時恩須身而莫報中謝伏念臣祖光以德業名世常擢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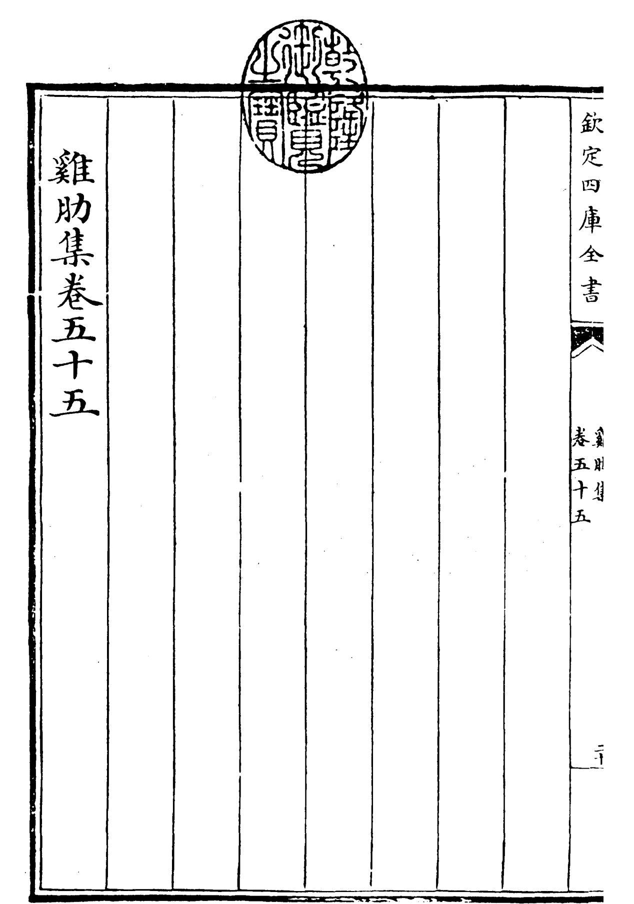
於宰衡臣父康以詩禮成家亦登延於勸講而侈俗方
改哀楊綰之已亡太醫遽臨痛桓榮之未老無祿私室
㳫罹鞠凶自啓手足之初至掩窀穸之際君命屢至賵
賜有加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墹殘喘何力
秋毫賴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仁深念功禮不遺舊將
博勸於士類豈曲私於臣門克意紹先獨自期於忠孝
纏哀待盡兩無報於君親

代司馬康子植謝賻副葬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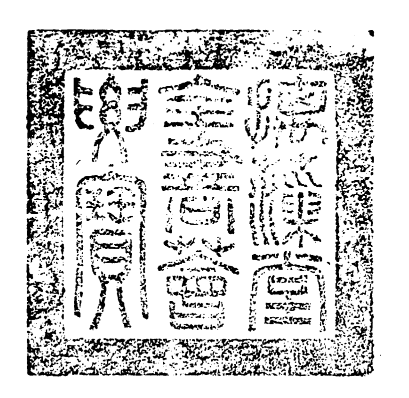
忠如皦日痛親志之永沈德及幽泉戴君仁之下逮臣某中謝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己力學傳家二聖以似其先人一旦欲加之顯任而頃因過毀已屬沈痾掩遺恨而莫伸委深恩於不報自初告臥以至喪還賜藥賜珍歸賻歸襚優命沓至常分已踰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堋克襄大事無費秋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將為世忠良之勸豈獨臣父祖之私往者不亡當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鳥雀之銜



環



雞肋集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監生臣劉鳳樞